

敦煌學

第三十一輯

- 山本孝子 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
- 朱鳳玉 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
- 郜同麟 八種英藏敦煌文獻殘片的定名與綴合
- 張家豪 從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論《西遊記》中「太宗入冥」故事之運用
- 楊明璋 從講經儀式到說唱伎藝：論古代的唱釋題目
- 蔡忠霖 俗字研究瑣議
- 鄭阿財 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 蕭文真 《敦煌秘笈》羽-100號殘卷用途之試探
- 釋大參 敦煌《觀音經》題記節俗齋日抄經文化之考察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5年3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陳懷宇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鄭阿財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之中文稿為限。所有稿件經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 三、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特約稿件不在此限。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磁片或電子檔。
- 四、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並附個人簡歷(含工作單位、職稱)及通訊資料。
- 五、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六、如需《敦煌學》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或寄電子郵件至：nhdh5770@gmail.com

目次

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	山本孝子	1
散藏敦煌寫卷題跋研究發凡-----	朱鳳玉	11
八種英藏敦煌文獻殘片的定名與綴合-----	郜同麟	39
從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論《西遊記》中「太宗入冥」 故事之運用-----	張家豪	47
從講經儀式到說唱伎藝：論古代的唱釋題目-----	楊明璋	65
俗字研究瑣議-----	蔡忠霖	83
臺灣敦煌學研究的發展歷程與展望-----	鄭阿財	101
《敦煌秘笈》羽-100 號殘卷用途之試探-----	蕭文真	145
敦煌《觀音經》題記節俗齋日抄經文化之考察-----	釋大參	155

Table of Contents

The Materiality and Rites of Letter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 Yamamoto Takako -----	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lopho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 Chu Feng-yu -----	11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Eight Fragment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 Hao Tongling -----	39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n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The Record of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 Zhang Jiahao -----	47
From the Rite of Lecturing Scriptures to the Skill of Storytelling: On the Themes of Storytelling and Expanding in Ancient China ----- Yang Mingzhang -----	65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Colloquial Characters ----- Tsai Chung-lin -----	83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 Cheng A-tsai -----	101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the fragment numbered Yu-100 in the Dunhuang miji ----- Hsiao Wen-chen -----	145
A Study on the Sūtra-copying Culture during the Feast Holidays and Festivals in the Colophon of the Guanyin Scripture from Dunhuang ----- Shi Dacan -----	155

從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論 《西遊記》中「太宗入冥」故事之運用

張家豪*

一、相關研究述評及研究旨趣

「唐太宗入冥故事」在唐代早已流傳，今得見最早的記載為張鷟（660—740）《朝野僉載》，以文言形式敘述太宗入冥受審後還陽之經過；近代發現的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¹則運用白話通俗形式對太宗所至之冥界樣態、人物對話有更詳細之敘述；可見此一故事唐時頗為流行。明代通俗小說《西遊記》的故事情節中也加以吸收，並牽連出魏徵夢斬涇河龍、唐王遊地府、劉全進瓜等情節，可謂太宗入冥故事之集大成。

王國維〈唐寫本殘小說跋〉錄有《朝野僉載》、無名氏《府君神異錄》所載之太宗入冥故事，指出「今觀此殘卷，知唐人已有此說矣。太宗入冥與崔判官事，傳世《西遊記演義》亦載之，其言誕妄不足詰」²，是較早留意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之學者，並說明今可見太宗入冥故事的不同文本及發展概況，引起學界對此故事相關文本之關注；其後陳志良〈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變〉³除勾勒故事發展情況，更著重介紹《翠蓮寶卷》、雲南唱本《唐王遊地府》等近代通俗作品。蕭登福〈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⁴則探討寫卷抄者、

*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¹ 依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擬題，收入氏著《中國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年9月，頁93。

² 王國維〈唐寫本殘小說跋〉，《觀堂集林》卷21，1919年；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1月，頁751-752。

³ 陳志良〈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變〉，《新壘月刊》第5卷第1期，1935年；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頁753-765。

⁴ 蕭登福〈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8卷第5期，1985年5月，頁52-60；〈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8卷第6期，1985年6月，頁55-62。

撰者、年代及崔判官、門神、魏徵斬龍王、劉全進瓜等事對後世之影響，認為寫卷有一段附記「天復六年丙寅歲閏十二月廿六日記，善斌書記」可知抄寫於晚唐昭宗時，儘管昭宗之天復年號僅三年（901年4月改元天復至904年4月改元天祐止）但「敦煌僻處邊陲，加上中央政亂，地方割據，訊息無法傳遞，因此善斌在抄寫這篇小說時，便以天復六年來記年了」⁵，寫卷抄寫年代應為天祐三年（906）；然而抄寫年代並無法說明創作年代，故蕭氏認為「由張鷟朝野僉載已載有太宗入冥之事，推知此故事武后朝已存在。更由文中屢勸太宗抄寫大雲經，派人講說大雲經，而大雲經係武后用以奪國之經典，由此可推知此文當寫於武后朝，是一篇政爭下的產品，因此文中每有醜詆太宗君臣之傾向」⁶；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也認為此作品與武周代唐須鞏固政權有關，是「一篇在佛教果報掩護下、譴責唐太宗的政治小說」⁷。張火慶〈「唐太宗入冥記」若干問題的再探討〉針對蕭文提出另一種思考，認為「換個角度，我們亦可說因為《大雲經》在武后朝曾被有企圖的闡揚崇拜，形成一種人盡皆知的廣告效果，因而民間撰作《入冥記》時，論及佛經功德，便自然引用這本經名，作為代表」⁸此說應較符合敦煌文學作為通俗講唱文類的可能創作途徑，其流行於民間，受眾為俗眾百姓，所追求乃通俗趣味，與武后拱固政權並藉醜化太宗君臣以達政爭之目的未必相關；朱雷所指「這篇作品當作於武周推崇、宣揚《大雲經》時期」，「從『採訪使』名的出現，又反映了在開元二十二年後又經過再加工」⁹應是關於創作年代較合理之看法。

綜觀前賢研究，或從歷史角度進行寫卷抄寫、創作年代之考證；或探究故事演變之問題，從文學角度進行溯源、影響、敘事手法之分析，相關研究成果豐碩；¹⁰凸

⁵ 蕭登福〈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上）〉，頁52。此外有關寫卷抄寫年代之討論有西元941、905、906之說，詳參王昊〈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的擬題、年代及其敘事藝術〉（《廣州大學學報》第4卷第9期，2005年9月，頁25）之整理，以邱鎮京、蕭登福所持906年之說較為可信。

⁶ 蕭登福〈敦煌寫本「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上）〉，頁54。

⁷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敦煌學輯刊》2000年第2期，頁5。

⁸ 張火慶〈「唐太宗入冥記」若干問題的再探討〉，《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21卷第10期，1988年10月，頁58-69。

⁹ 朱雷〈《舜子變》、《前劉家太子傳》、《唐太宗入冥記》諸篇辨疑〉，《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9、10期，1988年；收入氏著《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頁423-424。

¹⁰ 相關文學研究成果豐碩如：方步和〈唐王所游地獄的由來和現實性〉（收入氏著《河西寶卷真本校注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頁324-336）將其置於《西遊記》、

顯此一傳衍既久的故事具有史學、文學等多重價值。然此故事經長時間之演變，以何種樣態納入長達百回的《西遊記》中，小說吸納此故事之意涵上似仍有待討論之處；本文首先論述唐太宗這一真實帝王形象如何由歷史書寫走向文學，其形象何以有落差之可能？其次又該如何看待「唐人寫唐事」所呈現之不同太宗入冥文本樣貌？而後探討此故事傳衍至明代《西遊記》，不僅為前代太宗入冥故事之集大成，更在文本中形成框架式結構籠罩百回長篇小說，其敘事者如何運用此故事於章回長篇之中？敘此故事之意義為何？乃本文所關注故事在漫長承衍過程中，變異背後的意涵問題。

二、唐太宗故事由歷史走向文學

唐太宗在歷史上的形象可謂褒多貶少，《舊唐書·太宗本紀》云其：「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¹¹可知其知人善任，具領袖群倫之資；在太宗君、臣努力下締建「貞觀之風，到今歌詠」¹²之初唐盛世，史稱「貞觀之治」。而太宗武功更使唐之國力強盛、國威遠播，貞觀四年（630）四月「自

寶卷等通俗文學作品之脈絡中進行分析，並認為令太宗入冥或與佛教徒曲折攻訐太宗相關。卓美惠〈敦煌變文唐太宗入冥記研究〉（《元培學報》第6期，1999年12月，頁187-197）分析情節、人物形象及故事在《西遊記》、《三寶太監西洋記》之發展。謝玉玲〈敦煌入冥故事《唐太宗入冥記》《黃仕強傳》之比較研究〉（《育達研究叢刊》第2期，2001年6月，頁86-102）比較同為唐代敦煌入冥作品之結構、特質、宗教意義。沈俊翔〈影響與反影響——《唐太宗入冥記》及相關文獻論證〉（《雲漢學刊》第10期，2003年6月，頁215-223）以「反影響」理解讀太宗入冥故事及其與相關文獻的關係。王昊〈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的擬題、年代及其敘事藝術〉聚焦敦煌本，以敘事理論分析情節、焦點、戲劇性等文學創作手法。徐燕〈論《唐太宗入冥記》對隋唐系列小說的影響〉（《長城》2010年第2期，頁75-77）探討太宗形象在隋唐系列小說中的樣態。錢光勝〈從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到小說《西遊記》——7至16世紀冥界演變與傳播的文獻學考察〉（《華僑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頁78-93）著眼冥界相關文獻與冥界制度的演變。左瑩〈從敦煌殘卷《唐太宗入冥記》到《西遊記》中「太宗入冥」〉（《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3卷第4期，2013年8月，頁31-33）認為敦煌殘卷在直寫事實的基礎上有所誇張，張鷟則代表唐代社會主流意識而美化太宗，《西遊記》乃一小說家，故塑造太宗純文學形象。鄭紅翠〈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研究〉（《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第16卷第4期，2014年7月，頁84-91）比較故事在《西遊記》、《隋唐演義》、《混唐後傳》中的異同。許海月〈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與《西遊記》第十、十一回人物形象及思想意蘊〉（《寶雞文理學院學報》第34卷第3期，2014年6月，頁126-128）認為《西遊記》通過賢明君臣的典範來反襯當下統治者的昏庸，而十、十一回太宗入冥體現吳承恩受佛教影響甚深。左瑩、許海月等文雖著眼唐代太宗入冥故事與《西遊記》之關係，然與本文就小說整體進行考察後認為《西遊記》太宗入冥故事一定程度反映儒家思想之看法有異。

¹¹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3

¹² 《舊唐書》，頁63

是西北諸蕃咸請上尊號為『天可汗』¹³，足見其武功令四夷臣服。而此一內施王道、外服四夷的一代明君，在文人眼中亦頗受讚譽；元稹（779—831）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之策論云：「我太宗文皇鞭橐千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¹⁴極力頌揚太宗乃一功業可與堯、舜並論之至德明君；白居易（772—846）作〈七德舞〉認為太宗自十八歲舉義起兵至三十五歲令天下太平，其「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而「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¹⁵之仁政更廣為後世稱頌；劉禹錫（772—842）論官學時指出：「伏以貞觀中增築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時外夷上疏，請遣子弟入附於三籬者五國。雖菁菁者莪，育才之道不足比也」¹⁶，「菁菁者莪」為《詩經·小雅》篇名，《詩序》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¹⁷，知其乃儒家經典所呈現的育才之道，而劉禹錫認為貞觀年間太宗興學成就可謂超越《詩經》時之教育體制，可謂盛讚其事功。

當此一代明君進入文人創作之「故事」中，傳奇《虬髯客傳》將年僅二十的李世明描寫為「神氣揚揚，貌與常異」，「俄而文皇來，長揖而坐，神清氣朗，滿坐生風，顧盼睟如也」¹⁸，讓想爭天下的虬髯客及當時與劉文靜下棋之道士一見慘然，曰此局勢全盤輸矣，可見其雄姿英發，令人一見折服，乃與生俱來的帝王之相。張鷟《朝野僉載》「郝處俊」條載太宗須無脂羊肉配藥，郝處俊云此無脂羊須先張羅五十頭肥脂羊，當羊之面前一一宰殺其同伴，令羊處於極度恐懼中，脂肪即會裂而融入肉中，取最末一頭羊即無脂羊；然認為「上好生，必不為此事」，太宗確實「不忍為，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¹⁹此太宗形象為有好生之德的明君。

¹³ 《舊唐書》，頁 39

¹⁴ 唐·元稹著、冀勤點校《元稹集》卷二十八〈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一道〉，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8月，頁 333。

¹⁵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九十七〈新樂府辭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1月，頁 1361。

¹⁶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卷二十〈奏記丞相府論學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頁 544。

¹⁷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頁 353。

¹⁸ 宋·李昉《太平廣記》卷一九三〈豪俠一〉，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9月，頁 1447。

¹⁹ 《太平廣記》卷一九七〈博物〉，頁 1479。

然同時在唐代流傳的「太宗入冥」故事，無論《朝野僉載》之「授判冥人官」或敦煌《唐太宗入冥記》，雖皆唐人寫唐事，卻都取材太宗不義之舉，令其入幽冥地府見判官而遭問玄武門之變一事；又兩作品皆有官職授予之問題，可見此故事之事件架構於唐代已大致定型，而「玄武門之變」乃此類故事設計太宗冥遊地府之重要元素。此外，儘管故事經長久傳衍，當納入明代小說《西遊記》，亦於太宗所遊冥府設有建成、元吉之魂，可知「玄武門之變」乃太宗入冥故事發展過程中共通的歷史線索。

玄武門之變發生於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太宗設伏兵於宮城北門射殺太子建成與其弟元吉，此宮廷政變乃太宗得以繼承皇位之關鍵，然殺兄誅弟卻有損其聖明仁君形象，而太宗對此事之評價亦頗為在意，據《唐會要》、《貞觀政要》所載，太宗登基後曾多次要求觀覽國史，此舉實有違皇帝不干預史官記載之中國政治制度傳統。貞觀九年（635）五月高祖駕崩，十月太宗即云其欲觀覽《起居注》以「用知得失」²⁰；貞觀十三年（639）又云「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為得失，以自警戒爾」²¹；貞觀十四年（640）再以「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戒，使得自修改耳」²²為由，明知史官自古有獨立於王權之外的書寫傳統，卻仍堅持「殊不同古人」亟欲觀覽國史，而多次求觀未果，便下令房玄齡「撰錄進來」²³，房玄齡等於是「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房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鳩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²⁴此等舉措顯然有違常理，又透過其間所載之君臣對話，可知太宗多次欲觀覽國史以「知得失」不過是其表面理由，實際上最關心者僅「六月四日事」，在意史官為玄武門之變所做出的歷史評價，故在觀覽後親自為此事定調為「周公誅管、蔡」。而從《舊唐書·太宗本紀下》載：「讚曰：昌、發啟

²⁰ 宋·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雜錄上〉，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02。

²¹ 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頁223。

²² 《貞觀政要》卷七〈文史〉，頁224。

²³ 《貞觀政要》卷七〈文史〉，頁224。

²⁴ 《貞觀政要》卷七〈文史〉，頁224。有關太宗干預玄武門之變的歷史書寫，可參見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之考證。

國，一門三聖。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詠。」²⁵可見將玄武門之變比擬為周公誅管、蔡乃成為正史對此事的官方說法。

然而，誠如貞觀十三年劉洎（？—646）對太宗未能如願自諫議大夫褚遂良處觀覽《起居注》時所進言：「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²⁶。太宗於玄武門誅殺兄弟、骨肉相殘以得皇位，在道德上存有可議之空間，而官方說法在王權多次干預下雖賦予其道德之合理性，然黎民百姓「皆記之」，儘管太宗所開創的貞觀之治乃大唐之盛世，但其人格與形象在天下人心中實有不同於史載或當朝文人之看法，而人們透過文學、講唱方式呈現其觀點，官方說法顯然難杜悠悠之眾口，或因此於同時代流傳有「太宗入冥」故事，企圖將陽世不公不義之處寄託於冥司的審判，以另一種方式還予歷史人物公道及評價，故今可見張鷟所作「授判冥人官」、《唐太宗入冥記》等文本；又因兩文本敘事者身分不同，在當時頗為流行的太宗入冥故事題材、事件架構下，有著對事件、人物不同的詮釋。

三、唐代兩種「太宗入冥」樣態

唐人所作太宗入冥故事者有張鷟《朝野僉載》「授判冥人官」與敦煌發現之《唐太宗入冥記》。張鷟字文成，唐高宗調露初（679）登進士，武后證聖元年（695）遷監察御史，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辭世，新、舊唐書皆將其事蹟附於〈張鷟傳〉中，可知其活動約在武后朝；重要作品乃近世由日本傳回中國之〈遊仙窟〉，《朝野僉載》多似筆記之作，收於其中的「授判冥人官」故事背景為太史令李淳風一日見太宗時，知其將死而流淚無言；太宗則知己之將死云：「人生有命，亦何憂也」²⁷，可知其對死亡之態度從容豁達，至夜半果入定。入冥後的情節發展僅載太宗遇一「生人判冥事」者問其六月四日事，問畢引導送出；「生人判冥事」即活人兼冥界判官，故當太宗甦醒後給予此判官一陽世官職，即所謂

²⁵ 《舊唐書》，頁 63

²⁶ 《貞觀政要》卷七〈文史〉，頁 223。

²⁷ 《太平廣記》卷一四六〈定數一〉，頁 1050。

「授判冥人官」之意涵；故事末則從旁觀者角度看此事，「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²⁸。從太宗表現生死有命的態度及文末方知功名皆由天之提示，可知文旨在闡述命定思想，宗教色彩並未凸顯，敘事者或將之視為奇聞異事記載；故事情節簡單，對話較少，所述太宗形象從容不畏死，與史書或唐代文人所載之形象無顯著差異，玄武門之變雖於入冥後遭判官問及，卻未經渲染或對事件進行評價，冥府無建成、元吉冤魂，還陽也無須抄經超度之。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今存英國倫敦圖書館，編號 S.2630，此卷首尾俱殘，現存部分內容講述太宗因建成與元吉在冥間「頻通款狀，苦請追取陛下」²⁹，因而引其魂入地府對質。入冥途遇判官崔子玉，其亦生人兼冥界職司，但竟以為太宗延壽、還陽為由而向其強索陽世官職，故事藉判官與太宗在冥府中索官行賄等對話開展曲折之情節，高國藩將故事分為：入冥、拜鬼、判官、憂思、見帝、授信、殺兄事、六曹官、功德、命祿、五年、加五年、求歸、文狀、問頭、賜官、天符、寫經等十八情節³⁰，可見篇幅較張鷟所載增長許多。除顯而易見之篇幅增長外，敦煌傳抄的「太宗入冥」故事在太宗形象、現實意義與所呈現之宗教意涵上皆與張鷟所載迥異。

太宗形象方面，由於寫卷首尾俱殘而未能知事件背景，但從入冥之初，太宗「憂心若醉」，自言「朕即如何歸得生路」（頁 1095）顯然極其擔心是否復生之事，異於《朝野僉載》中對死生豁達之形象。而如此憂心無法復生，乃因太宗對身前作為於心有愧，故事之始太宗即自道出平生所為：「憶得武德三年至伍年收六十四頭□□曰，朕自親征，無陣不經，無陣不歷，殺人數廣。昔日□□，今受罪猶自未了，朕即如何歸得生路？」（頁 1095）儘管亦提及史載之「神武」戰功，然對自我身前評價卻深感罪孽，自知戰功彪炳背後乃殺人無數；除此自言自語的心理描寫外，亦由冥判方式由冥界童子向判官總結其生平「並無善事，亦不書寫經像」（頁 1097），皆令史上締建貞觀之治的神武明君形象受到考驗；當判官要太宗回答作為還陽條件之問時，更直接提問：「問：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

²⁸ 《太平廣記》卷一四六〈定數一〉，頁 1051。

²⁹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1097。本文敦煌《唐太宗入冥記》引文皆以此為底本，為免贅註，僅於引文後標明頁碼。

³⁰ 高國藩〈敦煌鬼故事《唐太宗入冥記》與信仰民俗〉，收入氏著《敦煌俗文化學》，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356-360。

七年，為甚殺兄弟於前殿、囚慈父於後宮？仰答」（頁 1099），以此批判玄武門之變為誅殺手足、囚禁慈父的不義、不孝之舉，其提問具體，批判直接，而判官代答此問題乃云其為「大聖滅族□□。」（頁 1100）可知故事對玄武門之變的批判顯然不似遭官方權力介入的史書般給予其周公誅管、蔡之合理解釋；亦不像《朝野僉載》載「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³¹般簡略其事，而是直接且辛辣地將太宗塑造為不義、不孝、滅族之君，所設問頭令其啞口無言。此外，故事敘述太宗打探崔子玉與李乾風交情後便急交李氏書信請託添壽，擔憂請託無用又以其子年幼為由哀求還陽數日，「論著太子，涕淚交流」（頁 1097），而後聽聞建成、元吉哭聲，亦不敢與其對質，憂因此而無法復生，由其在故事中的行為舉措，可知不但手染鮮血、不義不孝，更是貪生怕死、膽小懦弱之徒，乃對史書及文人筆下的太宗形象進行徹底之顛覆。

除對宮廷政變進行政治批判，故事亦具諷刺現實之意義，此可由判官形象進行觀察；於《朝野僉載》中形象不甚鮮明的判官，在變文³²中成了求官心切、貪贓枉法的貪官；一出場即時掛念陽世，憂太宗「或若有壽，□□長安，伍佰餘口，則須變為魚肉」（頁 1096），審判自然無法公允。見太宗為還陽事惆悵不已，即知有利可圖，以其冥界權力設法使太宗不與建成、元吉對質，又擅自為其勾改記有「皇帝命祿歸盡」之文簿，「遂依命祿上□□命祿額上添祿，又注：『十年天子，再歸陽道』」（頁 1098），接著便向太宗索取陽世利益，欲「今此覓取一員正官」（頁 1098）；而當太宗聽聞加壽五年並賜其錢財，判官卻仍貪得無饜，定要取得官職不可；後因未能取得欲求之官，便命太宗回答為何殺兄、囚慈父之「問頭」以作為還陽條件，與太宗討價還價，直至得官方才「歡喜倍常」（頁 1099）。此一連串君臣揣摩心意的曲折索官過程，顯然將人間腐化之官場嫁接於冥府，令幽深恐怖本於佛教文化中頗具教化意味的冥府，成了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場域；在意義上，藉此貪官展現人性與官場之黑暗，故事因而深具諷刺現實之意味。

此外，變文於審問太宗時，詢問善童子太宗之功德，童子答其「來並無善事，亦不書寫經像」（頁 1097），可見「行善」與「寫經」為重要審判標準，展現其

³¹ 《太平廣記》卷一四六〈定數一〉，頁 1050。

³² 敦煌本《唐太宗入冥記》之文本性質有稱小說或話本者，本文採廣義「變文」之概念，乃潘重規所指出：「不管它是韻文或散文，當時人都通稱它為變文。所以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它的實質便是故事。」（參見《敦煌變文集新書》後記，頁 1317）

宗教意圖，又在太宗確定添壽可還陽時，崔子玉提醒其應在陽世「修功德，發走馬使，令放天下大赦，仍□□門街西邊寺祿講《大雲經》。陛下自出己分錢，抄寫《大雲經》」（頁 1100），再次標舉行善與抄經之重要，可知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宣揚了行善修功德與抄經得消災之佛教思想，此宗教意識與還陽的後續條件，皆異於《朝野僉載》太宗還魂後所欲傳達官由天授的命定思想，此或與敦煌乃佛教盛行之地，作品染上世俗流行之宗教色彩易引起閱聽者之共鳴，故藏經洞發現大量佛教經籍、講經文，講唱佛教故事之文本，而講史者如《韓擒虎話本》亦將武將故事染上佛教色彩，敘述其死後成為閻羅王。

由以上分析可知敦煌《唐太宗入冥記》與張鷟之作雖皆取材唐代流傳的太宗入冥故事，事件架構皆令太宗入冥問玄武門之事並涉官職授予，但此架構中所欲呈現之內容旨趣則具截然不同之樣態。張鷟乃文士出身，於太宗形象塑造上仍保有官方一代聖君之樣貌，從容豁達且死生無畏；然敦煌通俗作品，在敘述、評價歷史人物時並無包袱，能以直白語言與生動對話，直接表達人民對不義、不孝君王之反感，揭露並渲染一代聖君的人生汙點，應可視為民間對玄武門事件的評價。而故事不僅批判史事，更極力諷刺、調侃人物言行，太宗膽小懦弱、於心有愧；閻羅王「被罵，□□羞見地獄，有恥於群臣，遂乃作色動容，處分左右」（頁 1095）毫無威嚴；判官貪贓枉法、不公不義；其組合而成的冥判場域折射出陽間現實官場之荒謬，創作手法重在迎合世俗之趣味與觀點，一經講演，在說唱藝人誇張動作與生動對話的渲染下，較文人之文言作品更為世俗大眾所喜愛，文學流傳之生命力也將更為長久。

四、《西遊記》「太宗入冥」之敘事承衍

《西遊記》³³取材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事，在概念上取自《大唐西域記》、

³³ 存世明刻本《西遊記》以署「金陵世德堂」所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最為完整而具系統；卷首有陳元之序，末署「壬辰夏端四日」，「壬辰」當指萬曆廿年（1592），有年代可考之百回本以此書最早。又其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鄭明嫻指出：「世本是今存西遊記中，故事最為完備，結構最為整齊，文字最為典麗，情節最為勻稱的本子。在長期演進的西遊故事中，具有最高的文學價值。」（參見氏著《西遊記探源（上）》，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4月，頁73）；而曹炳建認為：「它既是對前代流傳的西遊故事的總結，又開啟了後來的《西遊記》版本」（參見氏著《《西遊記》版本源流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頁129）故本文以世德堂百回本《西遊記》作為研究底本。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書所載玄奘生平事略；其內容又與宋代《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明初《西遊記雜劇》等西遊故事相關。余國藩認為《詩話》「是我們所見最早的西遊故事……其涵括的母題或主題皆能導引後本，成為故事發展擴展的先聲」³⁴；其書第一節已佚，故事自遇猴行者始，西行動機可從經過女人國處法師回應女王云：「奉唐帝敕命，為東土眾生往西天取經作大福田」³⁵推知為奉詔取經，實已脫離發生於唐太宗貞觀三至十九年（629—645）玄奘欲釋經義之疑卻「有詔不許」³⁶而私自西行之歷史，行旅宗旨不全在個人宗教追尋而是奉聖意之使命。其後，在余國藩認為「幾乎一網打盡百回本之前的西遊故事所涵蓋的各項主題各色人物」³⁷之《西遊記雜劇》第五齣云：「號曰『三藏法師』。奉聖旨，馳驛馬赴西天」、「今日奉聖旨，著百官有司都至霸橋，設祖帳排筵會，諸般社火，送三藏西行」³⁸，可見其亦指三藏法師乃奉旨西行；然《詩話》、《雜劇》皆無說明太宗下旨之因。直至《西遊記》方納入「太宗入冥」故事於西遊敘事中，並成為太宗下詔與玄奘取經之重要動機——求得大乘佛法三藏以度幽冥無主孤魂，而使後代綿長、江山永固。此外，《西遊記》於第九至十二回中敘述魏徵夢斬涇河老龍、叔寶與德成成門神、唐王遊地府及還陽後太宗大赦縱囚、劉全進瓜、超度無主冤魂等情節，使太宗入冥之事更為豐富完整，進一步聯結唐僧西行取經，可謂唐代以後太宗入冥故事發展之集大成。

其中第十回較完整敘述太宗冥遊地府的經歷，與唐代太宗入冥故事相較可知其所承繼者乃變文之通俗文學系統，變文結構為：太宗入冥→見閻羅王→遇崔判官→送交書信→冥界審判→勾改添壽→還陽後須行善抄經；而《西遊記》第十回為：太宗入冥→遇崔判官→送交書信→見閻羅王→冥界審判→勾改添壽→還陽後須超度幽魂辦理水陸法會；兩者相較僅在次序上有所調整，還陽後須執行之條件與宗教情懷、概念亦相似。

³⁴ 余國藩著、李爽學〈《西遊記》的源流、版本、史詩與寓言（上）〉，《中外文學》第17卷第6期，1988年11月，頁9。

³⁵ 李時人、蔡鏡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28。

³⁶ 唐·慧立、彥悰著，孫毓堂、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4月，頁10。

³⁷ 〈《西遊記》的源流、版本、史詩與寓言（上）〉，頁13。

³⁸ 楊景賢《西遊記雜劇》，收入楊家駱主編《全明雜劇》第2冊，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6月，頁489。

儘管小說與變文皆採相似入冥題材與敘事結構，但因敘事者不同的寫作訴求與敘事手法，發展出各自的詮釋與特色。在主要人物太宗的形象轉變上，變文令太宗入冥乃為與建成、元吉對質，並藉判官質問玄武門之變，一定程度展現唐代民間對太宗不義、不孝之舉的評價，故太宗於故事中被塑造為貪生怕死且於心有愧之形象。至於《西遊記》則於太宗入冥前納入魏徵夢斬涇河龍之事，入冥動機成了「涇河鬼龍告陛下許救反誅之故」³⁹，欲讓太宗與涇河老龍「三曹對案」，對質對象乃虛構之老龍，與政治現實無涉，因此不在玄武門事上進行著墨，建成、元吉魂魄僅在入冥途中做一點綴，「只見那街傍邊有先生李淵，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來了！世民來了！』那建成、元吉就來揪打索命。太宗躲閃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喚一個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脫身而去」（頁226），冤魂雖扯住太宗卻立即遭到嚇退，與變文所述太宗刻意迴避建成、元吉魂魄，並營造令其啞口無言的答「問頭」場面有顯著差異。可知小說並未對玄武門事件進行殺兄弟、囚慈父等評價式批判，僅僅點到為止，未過度渲染具爭議之史事，而在冥府狀告太宗者又是違犯天條降雨在先的老龍，太宗於冥判中成了全然無辜的被告。又其形象之轉變尚可觀察劉全進瓜之舉，因劉氏與太宗同具入冥經驗，但劉氏於冥界並無遊歷的敘述，入冥情節簡單，敘其進瓜似乎只為烘托太宗聖君形象而設，藉閻王喜道：「好一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頁250）說明太宗之守諾；劉全還陽後又再復述閻王稱其「真是個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頁253），在在形塑太宗為「好一個有道的君王」（頁255），顯然異於變文之面貌。

此外，變文與小說皆安排崔判官為太宗添壽之情節，但判官形象亦有顯著差異，變文中的判官身為生人判冥事，故為陽世顯達而急於求官，甚至與太宗上演索官、行賄之戲碼。至於小說中的崔判官則專司冥職，故無索官之舉，太宗亦無須行賄，從入冥之始便由崔判官親迎帶路，崔判官看了魏徵託付書信後云：「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頁225—226），其協

³⁹ 明·華陽洞天主人校《西遊記（世德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1994年，頁224。本文《西遊記》引文皆以此為底本，為免贅註，僅於引文後標明頁碼。

助太宗，全念與魏徵「生日交情」（頁225），且憑此交情即保證護送太宗還陽，更為此在生死簿上替太宗添壽。崔判官於小說中呈現乃一重情義、講信諾之形象，迥異於變文之貪腐面貌。

而變文與小說所宣揚的宗教情懷雖然概念相似，但小說在宗教宣傳上更為突出。變文藉判官之口要求太宗還陽後須修功德、大赦天下、抄寫經書的宗教思想，在小說中則更進一步藉冥界旅行的方式闡述人們為何必須行善。小說設計於太宗還陽途中，先以遊觀地獄方式營造恐怖景象，途經「幽冥背陰山」又見「一十八層地獄」、「奈何橋」，並藉太宗詢問十八層地獄名目，說明與其相應之生前惡事，及人死後恐怖可怕如：拔舌、剝皮、抽腸、油鍋、刀山……等各類懲罰，用以闡揚「正是人生卻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過誰？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頁234）的佛教果報思想；明人李卓吾即指此地獄酷刑之描述「人人看看，勝翻三藏十二部也」⁴⁰。而遊歷地獄更進一步之目的則如判官所言：「陛下，那叫做奈何橋。若到陽間，切須傳記」（頁234）、「陛下明心見性，是必記了，傳與陽間人知，這喚作『六道輪迴』」（頁240），乃欲其還陽後行果報之宣傳，進一步引人遵行佛法，多行善事。而此處凸顯太宗入冥之宗教情懷，正可與下文玄奘西行取經之宗教行旅產生內在宗教思想之聯繫。另外，小說敘述太宗復生後尚須「千萬做個『水陸大會』，超度那無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陰司裡無報怨之聲，陽世間方得享太平之慶。凡百不善之處，俱可一一改過，普諭世人為善，管教你後代綿長、江山永固。」（頁240—241）與變文叮嚀其復生後尚須抄經行善之「條件」雖相似，但小說更擴大其宗教儀式規模而成水陸大會，並進一步將之作為唐僧西行取經之重要動機。

藉以上分析可知，小說在傳衍既久的「太宗入冥」故事架構下，並不以玄武門之變進行刻意渲染，太宗也非本著愧悔之心入冥，在冥界仍維持一代聖君樣貌；而其間之宗教情懷更為凸顯，有別於變文對此故事之詮釋。

五、《西遊記》「太宗入冥」之敘事意涵

在「太宗入冥」這一涉及真實帝王、民間傳說之故事中，可知《西遊記》敘

⁴⁰ 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2月，頁221。

事者無意著墨史實，削減唐代變文批判歷史、諷刺現實之意圖，甚至判官為太宗添壽之情節，「將天下萬國國王天祿總簿，先逐一檢閱，只見南瞻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貞觀一十三年。崔判官吃了一驚，急取濃墨大筆，將『一』字上添了兩畫。」(頁230)如此添了二十年而成貞觀三十三年，亦明顯偏離貞觀二十三(649)年太宗即駕崩之史實。可知由於去唐已遠，小說僅汲取變文系統「太宗入冥」之民間傳說架構，內容則賦予嶄新之詮釋；因而太宗形象不似變文般不堪，冥府官員也不若變文所述之貪腐，修功德無須抄寫具時代特色的《大雲經》而是當太宗重登玉闕後「赦天下罪人」(頁248)、「既放宮女」(頁249)，更令「天下無一人不行善者」(頁249)，在宗教性的宣傳外，更藉太宗之舉措，塑造其「大國唐王恩德洪，道過堯舜萬民豐」(頁249)之形象；此形象較近於史載亦或唐代文人筆下之太宗形象，或許可由小說整體西行動機與欲藉太宗入冥之事所傳達的意涵上進行觀察。

張錦池觀察玄奘取經由《三藏法師傳》到雜劇、小說之演化問題時指出「玄奘所謂『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既為其他諸宗所首肯，玄奘的『冒越審章，私行天竺』，又為舊時人們所不敢稱道，特別是在程朱理學成為欽定哲學之時，所以，雖志磐《佛祖統紀·二祖三藏玄奘法師》也說：『貞觀二年上表游天竺，上允之』。以免有傷這位『忠心赤膽大闡法師』之『忠』。」⁴¹可知南宋時已將玄奘「私行天竺」調整為「上允之」；話本、雜劇皆云「奉旨」；《西遊記》則在奉旨取經前，吸收傳衍已久的「太宗入冥」故事，藉以闡述其下旨之動機，說明取經目的乃為超度無主冤魂、令江山永固；而此目的一方面可增強其宗教意涵，另一方面則符合君王欲永保江山之期望，使君王下旨之緣由更為明確合理，兼具神聖性與正當性。然倘若下旨之太宗如變文所述貪生怕死、行賄判官，必有損取經之精神，故當納入「太宗入冥」故事時，必然重塑太宗之形象為「有信有德」之君，令其以聖君形象登場，為使國祚綿長而下旨展開取經之行；玄奘西遊動機方為完整、合理且令人信服，從太宗入冥時形象之轉變可見小說敘事者處理既有民間傳說素材之用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入冥故事所引伸之西行求取大乘佛法三藏，意涵上不

⁴¹ 張錦池〈論唐僧形象的演化〉，《學習與探索》1995年第5期，頁128。

僅作為宗教性的朝聖行旅，更具有「與陛下求取真經，祈保我王江山永固」（頁285）之儒家忠君意義，因此小說敘事者自太宗入冥後即不斷鋪陳、增強唐僧取經之動力，反覆稱讚太宗為一有信有德之君，乃為賦予唐僧西行之舉一個不僅止於宗教意義且能滿足通俗小說讀者——帶有傳統儒家觀念的識字大眾，一個合於世俗情理意義之解釋。故本應在題材上極具宗教色彩，求見如來並取得大乘經典的宗教之行，或因敘事者為傳統知識份子而帶有儒家聖君、忠臣（御弟）等倫理觀，其藉太宗入冥及判官護送還陽前的叮嚀，引導西行故事發生之動機不僅在宗教超度意涵，更落實於現實世界欲保聖君江山永固之義；而此意義在西行過程中時而被提起，成為唐僧西行之終極目的。

第六十八回進入朱紫國後，玄奘對國王敘唐王入冥之事云：

「虧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書，加王二十年壽。今要做水陸大會，故遣貧僧遠涉道途，詢求諸國，拜佛祖，取《大乘經》三藏，超度孽苦昇天也。」

那國王又呻吟嘆道：「誠乃是天朝大國，君正臣賢。」（頁1725）

可見取經目的不在個人朝聖或佛理追求，重在完成太宗欲行之水陸大會，而此一目的成了唐僧西行中念茲在茲，進而貫串西行旅程的重要線索，此助太宗取經之意義上顯然近於儒家君臣倫理關係；又第八十五回唐僧與同遭南山大王捉拿的樵夫對話云：

我本是東土往西天取經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經，要超度那幽冥無主的孤魂。今若喪了性命，可不盼殺那君王，孤負那臣子？

那枉死城中無限的冤魂，卻不大失所望，永世不得超生。（頁2187—2188）

可知唐僧心中時時不忘太宗御旨，在生死危急時刻仍擔心辜負君王期望，可謂取經精神上乃一上報國家君臣之儒家心態。而小說第十回判官送太宗還陽時叮嚀其超度冤魂以保陽世太平、江山永固之事，乃成為西遊取經時反覆提及的情節線索；此入冥事甚至寫入太宗交付唐僧隨身攜帶以助其通關各國之度牒中，儘管度牒在《西遊記》中存在敘事矛盾，兩次披露之度牒內容並不一致⁴²，然第二十九回、五十七回兩次所示之度牒內容，皆反覆將太宗入冥故事進行概括性敘述，使

⁴² 參見謝明勳〈百回本《西遊記》的「敘事矛盾」之（一）——兩張「取經文牒」〉（《靜宜人文學報》第8期，1996年7月，頁75-82）一文對兩張取經文牒差異之分析。

此一故事隨著取經僧眾遊歷各國，隱然籠罩整體取經西行之敘事中。

取經團隊西行之緣起，或因如來主動興起傳經東土的念頭，或因天宮蟠桃會所引發之孫悟空偷桃竊丹大鬧天宮⁴³、天蓬元帥酒醉戲嫦娥⁴⁴、捲廉大將失手打破玻璃盞⁴⁵……等事，使其必須進入取經行列再修正果。但涉入人世且最重要的理由便是超度冥府幽魂以助唐朝國祚綿長，而各具神通的取經團隊成員，歷經艱辛保護肉身凡胎之唐僧即為完成此任務而已。從此一角度觀察，入冥故事在小說整體情節的開展與敘事者儒家忠君思想之展現上皆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西遊記》雖取材佛教意味濃厚之玄奘取經故事，然故事中的聖僧玄奘卻往往無智懦弱，余國藩認為「他一碰上狐仙樹精，不是變得軟弱無力，就是怕得無所適從。旅程臨近結束，他的性格也一無改變的跡象，好似從未能自經驗中記取教訓一般，更不用提道德或精神上會有任何進展。」⁴⁶而經歷種種磨難所至之靈山勝境竟如世俗般行賄納賂，鄭明嫻也指出：「西遊記固然深深濡染三教的色彩，但它並不是一本傳教之書。從反方面看，它對釋道二教且多諷刺揶揄。」⁴⁷然而鄭氏認為「西遊記對儒教雖然絕少貶抑之意，但全書中，我們也找不出它有一貫性地想全力為儒教宣傳之意」⁴⁸；然若就小說思想意蘊而言，藉由太宗入冥故事在小說中運用上之分析，可知身為傳統知識分子書寫、整理之章回巨構背後仍透露出一貫的儒家倫理色彩。

另外，小說第九至十二回所容納的魏徵夢斬涇河龍、劉全進瓜、大赦縱囚、超度法會等情節發展，皆可指向太宗入冥之事，與其互為因果關係；甚至西遊故事最主要之情節線索——唐僧取經，亦由太宗入冥之事引伸而來，故「太宗入冥」可謂《西遊記》情節線索之總匯，形成最外層的敘事框架統攝全局，對故事具有提綱挈領之作用，此一唐僧於漫長取經路上時而提起之西行緣由，可令故事維繫

⁴³ 第八回：「勘探妖猴不奉公，當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攪亂蟠桃會，大膽私行兜率宮。十萬軍中無敵手，九重天上有威風。自遭我佛如來困，何日舒伸再顯功」（頁 188）

⁴⁴ 第十九回：「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眾客。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潑。逞雄撞入廣寒宮，風流仙子來相接。見他容貌挾人魂，舊日凡心難得滅。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歌」（頁 440-441）

⁴⁵ 第二十二回：「只因王母降蟠桃，設宴瑤池邀眾將，失手打破玉玻璃，天神個個魂飛喪。」（頁 525）

⁴⁶ 余國藩著、李爽學〈《西遊記》的源流、版本、史詩與寓言（下）〉，《中外文學》第 17 卷第 7 期，1988 年 12 月，頁 81。

⁴⁷ 鄭明嫻《西遊記探源》（下），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 4 月，頁 59

⁴⁸ 《西遊記探源》（下），頁 61

於框架中而不致偏斜。西遊故事推展從「唐太宗入冥還陽後欲超度無主冤魂以保江山永固」始，取經東回後也必然回應此事，故小說最終回云：「太宗與多官拜畢，即選高僧，就于雁塔寺裡，修建水陸大會，看誦《大藏真經》，超脫幽冥孽鬼，普施善慶。」（頁 2543）就此意義觀之，太宗入冥故事讓長達百回之章回巨作有一完整聯繫且前後呼應之結構，使看似各自獨立的單元故事隱然有一無形的線索貫穿。

六、結語

太宗入冥故事於唐時流傳，並產生文人書寫與變文系統兩類對同一題材故事的不同詮釋，張鷟《朝野僉載》無論「郝處俊」條或敘太宗入冥之「授判冥人官」，太宗形象基本同於史載或唐代文人盛讚之明君樣態；變文則顛覆其形象而為貪生怕死、膽小懦弱之徒。當故事傳衍並納入百回巨構《西遊記》中，儘管可知其結構所承乃變文系統，然敘事者在固有素材上極力將太宗形塑為有信有德之聖君，將變文中狀告太宗之建成、元吉，轉換為冒犯天條在先之涇河龍鬼，削減變文諷刺歷史、現實之意圖，使太宗成為全然無辜的被告，並藉劉全進瓜等情節不斷增強太宗之守諾有德；如此形象作為下旨令玄奘西行求取真經以保江山永固之君王方為合理。除形象轉變外，入冥後的宗教意涵更為強化，增添遊歷地獄酷刑之情節以達勸善之目的，途經奈何橋與六道輪迴更反覆提醒太宗還陽後且須「傳記」，可見其宗教宣傳意涵，而此意涵得以與《西遊記》故事主體——玄奘西行取經之宗教行旅，進行宗教意義方面的緊密連結。然而就太宗入冥開展出的水陸法會、玄奘具體取經受難等情節觀之，此宗教意義仍統攝於儒家忠君思想之中，符合通俗小說讀者群之期待，或與小說創作、整理者為識字文人相關；因此，入冥故事引伸之西行求法在意涵上不僅作為宗教性朝聖歷程，更具祈保君王江山永固之儒家意義，兼具神聖性與正當性。

藉由探究「太宗入冥」故事在《西遊記》中之運用，可知小說敘事者令故事人物形象、文本意義皆有了嶄新的風貌，在承繼前代西遊故事《話本》、《雜劇》所謂奉旨而西行的基礎上，對太宗下旨之因有了更完整的詮釋，並使一段段降妖伏魔之西行故事隱然有了貫穿彼此的敘事線索，所有情節線亦由太宗入冥之事統

攝，形成小說的敘事框架，使取經團隊出發、歷劫，最終回歸時有一前後呼應的完整結構。可見小說汲取民間流行之通俗文學養分，進而有意識改編、創作、整合成長達百回的奇書巨作時精湛的構思。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雖然首、尾俱殘，但有幸保留太宗入冥後最主要之情節，使民間通俗系統之唐太宗入冥故事得以保存其較早之面貌，使《西遊記》所承之故事架構系統更為清楚，經由比較、分析亦使以宗教行旅為題材的故事背後，其儒家思想意蘊得以彰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定編目資料

敦煌學. 第 31 輯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

臺北市：樂學，民國 104.03

面；公分

ISBN 978-986-88194-6-7 (平裝)

1. 敦煌學 2. 文集

797.907

104005284

敦煌學 第 31 輯

ISBN 978-986-88194-6-7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楊錦璧、張家豪、郭思廷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38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015 年 3 月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1

Yamamoto Takako, The Materiality and Rites of Letter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hu Feng-yu,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olophon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Hao Tongling,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Eight Fragment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Zhang Jiahao, On the Adaptation of the Story on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in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The Record of Taizong Entering the Underground World*

Yang Mingzhang, From the Rite of Lecturing Scriptures to the Skill of Storytelling: On the Themes of Storytelling and Expanding in Ancient China

Tsai Chung-lin, Reflections on studying Colloquial Characters

Cheng A-tsai,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Hsiao Wen-che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the fragment numbered Yu-100 in the *Dunhuang miji*

Shi Dacan, A Study on the Sūtra-copying Culture during the Feast Holidays and Festivals in the Colophon of the *Guanyin Scripture* from Dunhuang

2015.03